**祜女的长眠**

**第零章 引子**

*跳动的光线照射在眼前的乌木盒子上。它上方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，看上去似乎有些年代了。然而却并未有腐蚀的痕迹，也许擦去灰尘会像新的一般吧。*

*于是我竟伸手去拂掉那灰尘，完全忘记了这盒子，乃是一口棺材。*

*然而，就在我触碰到那灰尘的一瞬，盖子忽然自己脱落了。里边安安静静地睡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，她的脸上仿佛还带着幸福的微笑。*

*——罗归的日记*

做噩梦了呢。

罗归猛然睁开眼睛。小城的太阳还未升起来，看了下表，比闹铃还早了几分钟。

话说回来，这大概也算不上什么恐怖的梦吧。不过，这次的梦令她感觉异常疲惫。而且奇怪的是，是当她看到盒子里的女孩时，胸中竟涌出一股强烈的悲伤。女孩的衣装精致华美，像是南方的少数民族，而她自小生活在北方，从未见过这样一个人。罗归闭上眼睛，准备静等闹铃响了以后再起床。眼前居然又浮现出了那张年轻的脸。

罗归揉了揉酸涩的眼皮。

咦……这是，我刚刚在梦里哭了？

第一章 初到葛萝

“你不觉得超有意思嘛？”罗归对着电话里几近抓狂的蒙楚说道，“我清楚地记得，梦里那个女孩的样子，还有她的衣服，还有她的头巾上绣着……”

“停停停停！做了个梦就要去南方！你知道要去哪啊小姐姐！你的宝贝游戏机怎么办！你出过门吗！说走就走啊！你不怕路上被拐走啊！你……”

“我我我所以我才打电话问蒙大导游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给我嘛。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，教小弟几招呀。”

“你……哎！你等着我，我收拾一下过去找你。”

“啊。可是，我已经快到了。”罗归看着窗外的景色从郁郁葱葱的温热带乔木林，渐渐变成了带着三角形帽子的榫卯木屋，知道已经到达了此行的终点：葛萝镇。她依稀记得那个女孩子的头巾上，绣着“葛萝镇”三个字。放入搜索引擎，居然还真搜到了这个地点。其实罗归知道，梦和探险什么的，不过是借口而已，她只是想离开那个地方。想到这，罗归不由得又用力握紧了手里的护身符。

等了好久蒙楚也没说话。罗归看了眼手机，原来是信号弱，通话断了。刚刚蒙楚说也想来呢，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跟她说我在哪呢。罗归于是找了找信号，重新打了过去。

“喂，蒙大导游，你刚刚说过来拯救小女子的嘛~”

“噢……想起来我这周还要出个差，暂时陪不了你了。”

“好吧……啊呀！有人抢了我的包！哎呀呀他要跑了！嘤嘤嘤别跑呀！你还给人家嘛！……”罗归忽然对着空气尖叫。车厢里的另外几个乘客闻声纷纷扭头看她，并投来了关爱智障的眼神。

“别闹了！”蒙楚忽然打断了罗归的自导自演，“多不吉利，罗归。你好好的，早点回来。”

说完，蒙楚自顾自地挂了。

什么嘛！

镇子不大，罗归只找到了这一家客店。相对于镇上占大多数的木屋而言，这个带水泥的二层房子，应当算是相当高档了。客店一楼摆着圆桌，应该是未到饭点的缘故，还空空如也；二楼想必就是居室了，再上边应该是个木制阁楼。这偌大一家客店，居然只有一个中年女人在吧台照看。她拿着罗归递上的身份证好久，又反复看了看罗归的脸。仿佛在比对一个通缉犯照片一样。

“二百一晚。”她冷冷的说。

“二百！”罗归听蒙楚说过，这种小地方在淡季绝对不可能超过一百。

“不住赶紧走！”

头一次遇到这种宰客的。回去的大巴已经没有了，必须住一晚上明天再走。罗归只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。

“艳啊，阿隆不在，你又拿外地人出气啦。”楼上缓缓踱下来一个老婆婆。老婆婆走到我旁边，拍了拍我的胳膊，“二十一晚，小闺女。”

“这……”罗归完全没想到会这么便宜。

“妈！也不能什么客人都让住啊！”

“什么叫什么客人！我身份证你好好看！你说清楚我怎么就什么客人！”罗归实在是忍不住了。

“什么客人~什么客人~”旁边不知何时跑来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，朝着罗归做鬼脸。

“毛毛，回屋去。” 那个叫毛毛的小孩听话地跑开了，“艳，来了就是缘分，拒不得的。”老婆婆轻轻的握了握我的小臂，“安心住吧孩子，艳姨就是贪财，绝对没什么坏心眼的。我们主家姓郝，叫我郝奶吧。”

“恩！”

付完钱，罗归忽然想起来了刚下火车时拿到的广告纸。上边只有一个葛萝镇的景点，叫做“祜女祠”。来都来了，姑且逛一逛吧。而且广告上的宣传图，确实比这里这些破木屋漂亮多了。

“郝奶，咱这里，是不是只有祜女祠那儿比较好看呀。您知道怎么走吗？”

“去祜女祠呀……向东看那个最近的山叫做祜女山，山顶就是祜女祠。待会儿你回屋时，估计还能从窗户里望见。”郝奶顿了一下，“称不上什么景点。”

“祜女，是您这儿信奉的神吗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吧。祜女祠是祜女休息的地方，姑娘，去了之后，切勿吵闹打扰啊。”

没问题，罗归心想，逛完我马上就回家，坐大巴，坐火车，回我自己家。从没跑过这么憋屈的一趟，处处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。

第二天一早，罗归带上早饭拎着挎包出发了。葛萝镇属于南方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祜女山就是拔地而起的众多山峰之一，不过比其他山都更为高大宽阔一点。虽然海拔大概也就五百米不到，可是台阶异常陡峭，罗归走走歇歇一个多小时才到。大门紧闭着，但是门上却没有锁。罗归敲了两下没有人应，便直接推门进去了。

祜女祠整体是木制结构，只在很少一些屋子上，见到一些格格不入的砖瓦。祠堂呈“日”字形，北侧是正殿，南侧是个小院子。建筑内外皆有黑漆装饰，但是很多地方已经脱落，尤其是门和柱子，斑驳中显示出木材本身白色。院内空空荡荡，并没有常见的那些香炉之类，更别说什么卖香的店家了。

“天哪，白瞎了这么古色古香的大屋子，正殿里也什么都没有啊。”罗归不禁心疼刚爬完这么高的山的自己。正殿里也同样是空空如也，除了上方那个做工粗糙的木制雕塑——实在是难以和什么祜女联系在一起——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而已啊！雕塑上的女孩盘着腿，身穿长衫，双手捧着在胸前，眼睛专注的凝视着手里捧着的东西。然而——手里并没有东西啊！

不过这个正殿，貌似小了点啊。从外边看的话，正殿应当至少和院子一样大，现在所在的这个屋子，至多有三分之一那么大。罗归走到雕像后边，这里果然有个门。正欲推门，门却自己开了。

“姑娘，内殿不开放参观。”门内走出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，衣着朴素，面长而方，眉骨突出，正中有深深的皱纹，眼中透出无法抗拒的威严。

“哦……好。我以为这里没什么人呢。哈。哈哈。”罗归干笑着退了几步。不知为何虽然这男人看上去很可怕，可是声音又感觉很和蔼。“大叔，我这就走哈。”

“姑娘，如果对祜女感兴趣的话，后天是一年一度的祜女祭祀日。可以来看看。”

罗归嘴上附和着，身体已经忙不迭的退出了这屋子。鬼才去看呢。罗归大步踏出门，忽然发现刚刚蒸发了的热汗已经被这个人吓成了冷汗。就着山顶的冷风，罗归打了个激灵，不自觉地把手伸进挎包夹层，去触摸包里随身携带的那个护身符。每当她紧张的时候，就会摸一摸，总会安心一些。那是个多层麻布叠缝在一起的菱形小布包，虽然里边填充的棉花早已没有了弹性，甚至小时候玩火时还烧焦了一角，但是对她而言始终是一件非同寻常的物件。

然而，它不见了。

第二章 攻略小宠物

毛毛今天下学的时候格外高兴。他给小美画了一个特别红特别美的星星和太阳，还画了一个小美。小美一定是害羞了，才那么用力地打了他的脑袋。不过待会儿还有更好玩的事情，啊哈哈，新住进家里的那个凶姐姐，要怪就怪自己第一天来就和妈妈吵架吧！毛毛蹦跳着奔回客店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静等凶姐姐的尖叫了。

嗡的一声，毛毛脑袋一痛，才发现撞到人了。

“咦，凶姐姐也回家啊！”

“是啊，我在这儿待会儿就回去。”罗归半边肩膀靠在墙边，看也没看毛毛一眼，还在低头摆弄着手机。

“哦……”

“哎呀！要死要死！看我打死你打死你！”罗归拼命地戳着手机屏幕。

毛毛吓了一跳，回头看罗归，发现她竟然对那个名为“手机”的小铁盒入神了。毛毛有些好奇，踩上旁边的石块，伸长脑袋想看看罗归在看什么。

“罗……罗姐姐，你在这干什么啊……”

“在这找信号啊。”

“信号……信号是什么……”

罗归没有理会，还在继续玩。毛毛看着屏幕上帅气的小人儿在罗归点了一些圆圈后，瞬间发出炫目的刀光剑影，向另一边的小人攻击过去。看着被攻击的小人头顶，绿色细条渐渐变短，他瞬间猜到当这个绿色的条没有了的时候，只怕就要死了。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。

“哈哈！”罗归抬起头，露出不加掩饰的得意的笑。

毛毛忽然发现这个小姐姐确实是很好看。而她手里的这个小铁盒，更好看。

“姐姐，给我看一看‘手机’吧……”毛毛露出乞求的目光，“求求你了。”

“哈。”罗归扬起一边嘴角，“那么，先把我的护身符，还给我。”

看到现在毛毛像一个忠实的宠物一样，罗归悄无声息地笑了。不过话说这孩子，还真能藏东西，居然用木箱埋在土里。

“我把我所有的宝贝都给你，玩两个钟好不好？”

“不行，就一个钟，而且我不要你的宝贝，我只要我的宝贝。”

木箱里还真是什么都有，有五颜六色的小石头，塑料挂坠、螺丝钉，还有大约是钟表零件之类的齿轮陀螺，看着像是糖果包装盒的透明塑料球，硬质卡片，甚至铁丝……

罗归小心地把金属和石头都翻出来，才终于找到了卡在最下边的护身符，它已经沾上了好多尘土。毛毛还在大方把盒子往罗归手里推，试图和罗归交换换来多玩的一小会儿时间。罗归心疼地吹了吹护身符上的灰和锈，忽然注意到盒子底部有一张黑白相片。咦，这是……是梦里见过的那个女孩！

罗归汗毛陡然竖了起来。小心地把这张照片拿了出来，照片长期埋在地下，已经有了点点霉斑，但是依然能分辨的出，两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倚靠在一起，灿烂的笑着。

“罗姐姐，你喜欢这个照片的话，就送你啦。”

毛毛的声音几乎带着点颤抖。罗归猜测也许自己此刻地表情紧张得有些凶狠了。她努力舒展了下眉毛，决定暂时不走了。照片在这里，就表明这个女孩真实存在，而梦里的景象，或许也并非子虚乌有。而且诡异的是，照片上的另一个女孩，和祜女祠的那一尊雕像，竟有几分神似。

“毛毛，你给姐姐细细的讲一讲这张照片是哪里来的，还有祜女的故事。讲得好了，今天下午手机都给你玩。”

第三章 初见腾蔓

腾蔓家就在祜女山脚下。据毛毛说，就是从这个家的女孩子手中偷来的。开门的一瞬间罗归眼前一亮，这是她来这个镇子里之后见到的第一个穿着这么华丽的女孩子。路上偶尔见到的女孩，大多是粗布麻衫，清一色是在袖口和脚腕处以浅色布加厚。而眼前的这个女孩，头戴饰以银色塑料吊坠的头巾，贴身是红色麻布的短衫和长裤。衣服上绣着一圈一圈的白色和蓝色相间的花纹，并辅以浅绿色勾边。花纹绕过女孩的腰肢，绕过女孩的手腕，绕过女孩的脚踝完美的强调出女孩的轮廓。女孩脸蛋白里透红，就像早上刚吃过的那个糯米团子一样。阳光在她身后，把她映照得闪闪发光。罗归的疲惫感一扫而光，身处祜女山下，她忽然觉得，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祜女啊。

“呐，你找谁呀，客人。”女孩警惕地看着她，眉头微皱，声音依然轻轻的。

罗归本打算装作虔诚问路的旅人，蹭杯茶喝，顺便旁敲侧击问一问。可是见到这个女孩的一瞬间，她立刻确认这个人值得信任。

“请问你是腾蔓姑娘吗？”

“恩，我是。”

“腾……腾蔓姑娘，我是罗归，我……毛毛托我把这张照片还给您。”罗归脸一红，赶紧拿出照片。她试图用手遮住丑陋的霉点，心扑通扑通跳着，不知照片主人会不会对保管不善而发怒。

“这个呀……”女孩拿过照片，并不介意照片上的霉点。“恩，这个好像是我的呢。虽然，其实也并不说真的是我的啦。喏，很明显呀……”女孩笑了。

没错，她并不是照片上的二人中的任何一个。

“好吧……那么，您认识这两个人吗？我想去把照片还给她们。”

“大概……”屋内忽然传来“呜”的一声喊叫，女孩朝屋内看了一眼，露出歉意的微笑，“客人，不如先进来歇一歇，等我一小会儿吧。”

女孩的屋子是老旧的木屋，陈设简单，不过打扫的非常干净，茶几上还有一株开着粉白色小花的盆栽。罗归先坐在了椅子上，目送女孩匆匆进入了里屋。

按照中午从毛毛那里套来的故事，祜女并不是神仙，而是被选中接受祜女神力的女孩子。每隔几十年，镇上就会选出一个女孩子，把她封为祜女，为她作一个雕塑，放在祜女祠中。祜女一生容貌不老，百毒不侵，比常人活的也更久。寿终正寝前，会有下一个女孩子被选中，授予祜女神力，成为下一届祜女。

祜女平时住在祜女祠的里边从不见人，只在每年的祜女祭祀日，盛装出来游行，接收众人朝拜。每个人都可以事先准备能够承载自己愿望的祭祀品，献给祜女。大多是布匹或木质的物品，比如衣物，还有木雕等。每个人都放置完之后，祭品箱当众烧毁，代表众人的心意已经传达到了祜女那里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，祜女就会一一实现他的的愿望。

习俗什么的也许是真的，可是祜女容貌不老，还能实现愿望什么的，也太匪夷所思了吧。罗归心想。

“客人，这张照片印象中是我七岁时捡到的，那年我偷偷跟随父亲参加了祜女授冠仪式，在祜女祠里捡到的这张照片。”腾蔓从里屋缓缓地出来了。手里还推出着一个木质轮椅。

罗归赶忙站起身。面前的轮椅上坐着一个枯瘦的中年人，头发稍微有几根花白，但是脸上的皱纹已经深陷进他的皮肤里，猛然一看竟然像个老人一样。罗归能感觉到，这个人身上似乎早已丧失了名为生命的东西。

“见笑了，这是我的父亲。”腾蔓温柔地说。

“叔叔好……”罗归一时间愣住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父亲病了，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了。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没事的，客人。”腾蔓还是那样平静的神情，“叫我腾蔓就可以。”

“照片左边这个就是现在的祜女，八年前的授冠仪式以前，我还曾经和这个姐姐一起玩，只是记忆都很模糊了。只记得她原名叫做葛息。右边这个姐姐印象不深了，好像是祜女的朋友吧。”

“右边这个女孩，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吗？”

“不呢……很小的时候她就不见了，父亲在以前还清醒的时候，喜欢讲故事，说过祜女有一个一起长大的朋友。但是父亲似乎并不很喜欢她，所以也很少提起。话说回来，原来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呀。”

“额，对不起，请问您父亲是什么病，或许我可以帮上点忙……”

“父亲年轻时是人人崇拜的祜女守卫，但是却不小心触犯了祜女。不久以后，父亲忽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甚至不记得我是他的女儿。邻里乡亲都说他是被祜女惩罚，夺去了灵魂。但是我知道，祜女是不会记恨父亲的。过去，他曾经给我讲过很多祜女的故事，告诉过我祜女是个心地善良的人。我知道，如今他的心只是像祜女一样睡着了，总有一天，祜女会帮我叫醒她的。”

这应该是老年痴呆症吧……罗归悲哀地想。

“真是抱歉。问起了你的伤心事。”

“没关系的。这些年大家生活都很艰难。祜女也许是忙不过来了。不过，等我变成了祜女，一定会治好父亲的。”

“变成祜女……你不是说八年前才进行过授冠仪式吗？不是几十年一次吗？”

“嗯呢。我原本也这么以为。但是，今早忽然收到巫女守卫发来了镇长的口信，告诉我很快会进行下一次祜女的授冠，而我，被选为了祜女。”

罗归紧张起来，尽管毛毛说过祜女去了祜女祠后就是一辈子吃香喝辣不发愁，但是一辈子不能出祜女祠什么的，怎么想都不是什么好事吧！尤其是这样可爱的一个女孩。罗归忽然想起了那日在祜女祠碰到的中年男人，瞬间感觉他面目猥琐。可是面对这个虔诚纯真的女孩，罗归完全无法表达出这种质疑。

“对了，客人，您刚到这边没多久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客人，请不要告诉其他人我告诉你的事情。成为祜女之后的女孩，过去就不复存在，任何人也不能够谈论。请客人谅解。”腾蔓低下眼睛，“客人为我送来了这张旧照片，客人于我便是例外。但是于其他人，恐怕会遭人白眼的。”

罗归靠在了椅背上。她有种预感，这里人对于祜女的迷信，一定有一些误会。不论如何，一定要阻止这个女孩。

“腾蔓，”罗归露出了笑容，“叫我罗归吧。”

第四章 女孩蒙棘

从腾蔓家离开时，太阳已经只剩一丁点了。中午为了截住回家吃饭的毛毛，罗归几乎没有怎么吃。于是她提前吃了晚饭，决定趁天没有完全黑的时候，潜入祜女祠去看看。想到女孩子一个人在祜女祠和一个方脸的严肃的大叔住一辈子，罗归就头皮发麻。祜女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会对这中完全束缚了自由的制约毫无抗拒？祜女神力难道真的能够实现人的心愿吗？容颜不老又是怎么回事？……而且，最后这个，也太诱惑了吧。

第二次爬祜女山，果然还是一样的费劲。自从开了书店之后罗归就很少出门了，更不会去锻炼，也无怪乎现在会这样。平日里窝在店里看侦探小说，或者窝在家玩游戏。罗归花销不大，书店的收支也大概能维持住。一直这样但是，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，或者是昨天，或者是前天，或者是上一个月，或者是去年，罗归忽然开始厌倦了这种毫无波澜的生活，这种一成不变的每一天。于是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梦之后，她终于踏上了去往异乡的火车。

快接近山顶的时候，罗归离开石板路，从背面一点点接近祜女祠。